



李密列傳第九

魏川生鳳節
氏雷同開中

唐書八十四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
何氏入周為太師魏國公祖暉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
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為
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
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
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
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
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
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
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
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為太師魏國公祖暉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

緱古侯及河南府有緱氏縣緱則前友

帝出問久至天下歸者四君力居多也

志慶云受天下者不難于知天下之大勢而難于斷天下之大機夫

謂成敗可否之謂成敗可否之謂成敗可否之謂成敗可否之

利所欣或為小害此不審而或為小利所欣或為小害此不審而或為小

而天下之大機已矣吾嘗謂李密有取天下之智而無取天下之德故

能搖撼河洛震陽齊楚以四萬之眾力雄天下而一

身先而無成當其初為楊之威書三策揣摩天下之勢

亦可謂一時之雄矣及至感敗竄以逃亡之餘百折而趨向

下策身自蹈之而不顧非其智之不及欣于研利迷于所

管斷而不斷也彼徒見大衆之集四方響響應以為東都破

在頃刻故不欲回達其計以圖關中又恐山東諸將乘其入關紛自擅由

是瞻前顧後意彼虞此非不知入關之為至計而苟且以幸其可成不亦謀哉故夫能斷天下之機者有時謝天下之大利而不取天下之大害而不避惟審于不可失之機謹守而力持之

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讐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齊糧竭舉麾召之眾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畱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畱直保長安據函嶠東制諸夏是隋亾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恥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為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

前古制及

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果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荀彧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彊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圖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畱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閩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為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計脫何為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

運師佐及游兵
蓋秦皇及
等前之主
臨許安反
肉醬也漢
書彭越於
見道

漢高祖不急項羽
爭三秦而退王
鄭所謂謝天下
大利而不取也
先
武河河北以信都
和我二郡共討王
郎所謂冒天下
大害而不避也
以唐事言之
東于密而專事
關中非利有世不
願乎實建德後
王世充秦王用薛
收計置東都而
先擒建德非實有
所不避乎彼密者
相東都垂破之利
虞請將自擅之
言兩者交戰而
無所適卒至兵
老眾散而天下
大勢已修然而去
矣可不哀哉雖
然程匠之工不于
其器也而先賦其

斧相馬之臣不于
其馳也而先察其
樞密始為主感謀
主感不聽而出其
計納履而去猶
後矣乃宛轉不捨
卒與之同執何也
其斧先缺而安同
器耶故吾謂李
密之敗由于不斷
而密之不斷即于
從之感時決之而
已矣

市酒飲笑謹謹守者懈密等遂夜亾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
去之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
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媚
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為吏迹捕復亾去時東郡賊
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民
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
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
不足亾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為讓計曰今稟無見
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亾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
肥可乃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滎陽太
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
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

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于莽間須陁輕讓引兵搏
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
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
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
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
之眾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隴志不及此須君得
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
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眾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
長恭房胤討密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為十隊跨洛水
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
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眾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為
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

王崇曰
厥應帳
毒為牙
故云

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為司徒邴元真左長史房彥藻右長史
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單雄信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右
武侯大將軍祖君彥記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
茂廣造雲旂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都燒
上春門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
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
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隨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
方戰死密自督眾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
乃以鄭頊為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
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
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
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

銘可

阻山帶河項背之亾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
公束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眾附兵彊然
後東向指攜豪傑天下廓清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
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羣盜不
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确中流
矢卧營中隋軍乘之密眾潰棄倉守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
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為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
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
一隋密適為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稟將莫如密吾
寧推顧使驕其志我得雷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
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
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

古以折簡
為書折簡
猶今書半
紀

光祖高曰晉文
公濟而不也孔子
方園洛邑志祖
乘之者卷八
與密進則前
太原之故後有
東都之師且
聚兵洛口而
林為其勢也
見矣於則高祖
何賴于密而招

以依侮及其
自以為盟也
又何憚于密而
且如承義兵和
勸進於人非
不以為名也
以為非太官列
文靜之謀必出
于高祖與裴
齊之後性懼
已者已

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亾去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追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積蹙之密軍卻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冢宰總秉眾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頊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密令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密出名弓示讓讓挽滿遣劔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勳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

將楊慶守黎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眾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為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眾三十萬又與東都畱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河南畱守職方郎柳續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變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應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侗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

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
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
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
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
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
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
歸密前後相踵初化及畱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
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
於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
不遣初密旣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
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

委於道踐蹂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
天今百姓飢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
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
數規其違密內不意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
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
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
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劒返明日密畱王伯當守金墉自引
精兵出偃師北阻邛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
東都必虛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
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
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旣兩軍接埃
霧踰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索

類密者過陣諫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
彥皆爲世充所禽偃師劫鄭頊叛歸世充密提衆萬餘馳洛口將
入城邴元真已輸款世充潛導其軍密知不發期世充度兵半洛
水掩擊之候騎不時覺比出世充絕河矣卽引騎遁武牢元真遂
降衆稍散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勣傷幾死瘡猶未平今
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
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
不祥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掾柳燮曰昔盆子歸
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過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
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
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令不昆季盡行以爲媿豈公一失利
輕去就哉雖隕首穴胸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

胡致堂云高祖
遺家何思不詳
也曹公不追關羽
其有君臣之分
不待徐庶爲有
子之情密可說
以三十萬衆賂
敗正平瓜牙莫
肯再爲用况又
各有蔡氏爲終
復收之密爲此
倍高祖之德
密初入朝授使
者漢書早賈

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卽位狐鳴於苑惡之及將敗鞏數有回風發
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
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
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
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
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
朝會進食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
自爲此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
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駟東至
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
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
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羃離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

善相以兵應已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

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張
善相以兵應已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
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
尚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
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
仞密素得士哭多歐血者邢元真之降也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
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偽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
乃歸國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善能馬上用槍密軍中號飛將偃
師敗降世充為大將秦王圍東都雄信拒戰槍幾及王徐世勣呵
之曰秦王也遂退後東都平斬洛渚上

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彊記屬辭瞻速辭道衡嘗薦之隋文

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
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
為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
曰距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
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
生餘有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
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
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歎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叛其才
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世宗見前史而書其父祖子孫同書而別傳者必各於其傳中略相稱引其官及名或
仕一朝及御里世宗之次以見其家世可承若惡既然相屬不絕非弱使覽者易于考見也
後世必有於之者故昔人嘗有蕭望之為何之宗者而注家亦其不以此為史而不述後人其性

而知。是蓋及世唯史之信。捨史則不敢以為據也。東史學者其不可不重其事而勿忽之乎。今之新書。此例雖不敢廢。然而為法不一其門。必有尚書而不書者。僅後世考尋而不可不說也。不免有二蕭之疑。則不為史氏之病。豈小哉。且又其間雖有旁宗別派。而猶時有敘述者。若其父祖子知世系。如必皆有詳也。列于諸傳。豈可不加敘引。使後人開卷而可見乎。今取新書。而四父祖子。或旁支遠裔。雖別傳而互有敘引。尚前史之作者。反有為法不一者。條列在左。以見其未定之云。

王方慶傳末云。世孫別傳。王琦傳云。方慶六世孫。李吉甫傳末云。次子德裕自有傳。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徐文遠傳云。如有功自有傳。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子。劉通傳云。子伯翳別傳。劉伯翳傳云。兵部侍郎通之子。

張薦傳末云。子又新別傳。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薦之子。相良器傳云。子者別傳。相者傳云。父良器為時成名將。

盧懷慎子奕。子杞。子元輔。不傳各相敘引。世次歷然可見。以此者甚多。難以函示。今粗條敘傳如右。以見例。既如是。則何人尚有一法也。

新書敘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崔元翰傳云。父良佐。与國公日用。昆弟也。

李邕傳云。揚州江都人。李邕傳云。北海太守邕之子。崔玄暉傳云。博陵安平人。崔戎傳云。玄暉之弟也。

嚴震傳云。梓州監亭人。嚴彌傳云。震之祖弟也。陸贄傳云。蘇州嘉興人。陸扆傳云。宰相贄族也。

令狐佐。佐傳云。宜州華原人。令狐楚傳云。佐之裔也。新書父祖子知別傳。以例尚書。而不書者。如李素立。李承李藩傳。俱于本傳例之。

李密列傳第九

唐書八十四

唐書八十四

王竇列傳第十

唐書八十五

唐書八十五

王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頽。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為庶妻。頽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以蔭為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為幽州長史。大業初。為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眾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為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旨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桀。有繫獄者。皆燒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

近也

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卽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壁。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級。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略。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會突厥圍帝雁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爲忠。愈屬信之。厭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畝太僕。卿楊義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爲勞。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

令閱端麗者。以庫貲爲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別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沉舟。亾去世充。屏不奏。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卽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于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哀亾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會江都弒逆。羣臣奉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擁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誅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卽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來告。衆大悅。世充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爲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

言激衆文都等聞大懼伺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嘗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畱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潛與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襲含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閻拒戰太陽門曜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時紫微宮尚閉世充扣門給伺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爲此非敢它伺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暉爲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致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

化及穢場帝

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伺立祠洛苑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囚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邴元真司馬鄭乾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跳奔於是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綠綬綬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推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繇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矣

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
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
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
宮城武德二年矯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
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
佾設宮縣出入警蹕術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
画男子持一干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
處羊後犬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
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
受之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于帛繫鳥頸縱之
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
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衣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脅侗曰天命不

常今鄭王功德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
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
乎朕何賴達等流涕世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
安則復子明辟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猶三讓遣諸將
以兵清宮世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
東上閣更袞冕卽正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衡爲秦
王世偉楚王世憚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皇太子玄
怒爲漢王世充每聽朝決政誨喻言語諄復百緒以示勤篤百司
奏事者聽受爲疲出則輕騎無警蹕游歷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謂
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充非貪位者本救
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
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

及堂云。人與人
類也。都里御
類。有情者也。
推而上。則去
死。父子。兄弟。
如也。世充。故
而滅。其。故
如。弟。及。子。

胡。西。三。京。皆。以
親。王。白。守。其
重。身。身。身。
有。美。子。者。宗
廟。在。耳。身。
帝。長。身。身。
未。

有大相者。故
王。光。有。隔。水。
向。而。秦。王。不。答。
者。惟。雖。大。而。不。
賜。不。若。後。以。家。建。
故。書。初。意。心。明。
決。也。

諫者，繇是章牘填委，觀省不暇。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鳩殺侗，以絕眾望。世充率眾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為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報其役。三年，下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關，守將羅士信、豆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誅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樵牧出入皆為限，公私不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為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既而囚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保，多下，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

守，不敢西顧。熊毅二州在度內，不取。敦鄰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嶠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迷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勉之無多言。」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轅轅，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定。始竇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陳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二月，青城宮守將以宮降。王進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邨，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纘兵，殊死鬪。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墜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礫取浮土，糝米屑為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頰、丐為浮

非賊也。其與世民
目成敗天也。今觀
其攻聊城擒化及

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
并獲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
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答。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
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賚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
逆崔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
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
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
死。乃赦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羽林將軍。獨孤修德所殺。
初修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謀歸唐為所屠者也。高祖免
修德官。子玄應。兄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為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
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喜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

遣使奉表于隋皇
泰王追賜帝為國
送黃皇后及南陽
公至于隋。成公王
勿於群盜。李脚父
子愧死。笑而不殺
隋官不私財貨。故
動之。父量比重。雖
王軌。如注。道光武
河朔既定。帝嘗將
成。以救王世充。敗于
武軍。不用其妻曹
氏。之言。身俘國喪
天意。兵。危矣。獨惜
以此人。而以救世充
死。不。為。所。殺。
大平河朔

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
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
德乃自縊。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名。為里長。犯
法。亾。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
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
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
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彊。發百萬眾伐遼東。猶為所敗。
今水潦為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
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
建功于世。渠為亡命虜乎。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藪阻奧。可
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斂。足以自資。因得聚豪桀。且觀時變。以
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為招亾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

入高雞爲盜安祖號摸羊公時郇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彥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間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亾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雞泊然傾身接物其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亾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十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達威振山東隋遣太僕卿

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雞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畱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畱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北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以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達士死皆葬焉爲士達發喪軍皆縞素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

號歷山飛壁深澤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弑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人手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纆與言隋之凶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

得莫北及索名兩股曰纆三股曰微

隙者敢輒搖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侔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以德紹爲內史侍郎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及德紹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杖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

胡亥堂云有付
數亡未因數之賢
臣爲付斬其婢
誦教事姐已者
也隋煬帝于
禁氏與之俱云
此者古昔王爺
內被害特甚不
而已是也討化
及而殺之可也
昏煬帝忘相福
帝后何足感物
人心其古學亦
義者三少不
異乎

仲孫多史記及前
傳實后付地理志
皆作觀津顏師古
曰觀津清河縣
也唐書上作觀蓋
唐初堂于其地置
觀州地理志長州
則則亦堂有作觀
字者獨形書以是
蓋誤也

胡致堂云君臣
子人六倫建德
殺如一統主者如
遠通歸附順
理也乃有極人
子使證其父者
二胡何引

肉飯脫粟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為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
破敵賞寶並散資將士至是得隋宮人尚千數悉放去其文武驍
果尚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封之夏王遂號大
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尚書右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
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
東都者恣聽不畱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二年陷邢趙滄三
州復陷冀州執刺史麴稜赦之復以為刺史八月陷洛州虜刺史
袁子幹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充墓置守冢三十
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雄俄而世
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進諡隋煬帝為
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為郎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
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刺史呂珉

死之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長公主黎陽守將
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公主饋以客禮滑州刺史王
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
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
州亦降兗賊徐園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
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
修好建德即以此公主等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
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
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禽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
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將高士興抗羅藝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即降王以為可乎建德悟即釋之然其大將
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

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後戰數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疆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卻唐卻而鄭完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卽令其臣李大師魏處繪來朝請解鄭圍秦王畱之不答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畱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園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

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沂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充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將郭士衡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饗執賊大將張青特建德懼人情攜駭其諸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二種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

胡政也云凌敬
之策誠善案
使建德遂悅之
則秦王其早釋
洛陽之圍而自
手押分兵渡河
其後而擊之乎
其許之於兩俱解

不逞乎曰曰云云
建德將從之而王琬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
玉啗諸將以撓其謀眾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
心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眾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
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
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紆
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朝
暮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示天下不信五月建德自板
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為游兵秦
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
士器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
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
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

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
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
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養子為主善行
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為威彊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
心請命無為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乃
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
璽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為生人顛辜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
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
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木因之擅王僭帝所謂
盜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熯所以亾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
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周穆王鎬
鄭國獲虎
命書之曰
名其地曰
虎牢在鄭
州汲水縣
也

胡政堂云。王實。非唐。救臣也。當隋之末。烏合之眾。盜名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則此二人。極重。世光為首。且殺其。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殺皇泰主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不戮。而以宥世光者。宥建侯。則刑有章矣。而宥不此。其不殺世光也。非肉省有疾歟。不誅建侯也。非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光。豈不可與眾棄之歟。

王實列傳第十終

西川屯鳳賞
氏書國用甫

唐書八十五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

西川屯鳳賞
氏書國用甫

唐書八十六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為

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

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杲及其黨劫

生矯稱捕反者。即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百長

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它賊宗羅睺帥

眾下之。以為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皆下。隋

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

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晻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眾

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鍾利俗以眾二萬降。舉大振進

仁杲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羅睺為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

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盡有隴西地。眾十三萬。十三年。僭

人鼻舉白。帝中。金城令郝瑗。募兵討隴右賊。薛舉父子。發瑗也。我國家。李淵克。長安。郝瑗勸以。百長安。逢世。唐。劉文靜等。失利。拔高。瑗。又勸以乘機反。

帝中。金城令郝瑗。募兵討隴右賊。薛舉父子。發瑗也。

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為后仁杲為太子即其先墓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杲圍秦州仁越趨劔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杲克秦州舉往都之仁杲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進初弼立李弘芝為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從舉仁杲聞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人關遂留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踰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偽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粵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祖其家今存轉禍為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以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為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即厚賜瑗以為謀主瑗請連

突厥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慈擊羅喉舉悉兵援之屯析墦以游軍掠岐函秦王禦之次高墦度舉糧少利速鬪堅壁老其兵會王疾卧屯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於高墦侍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墦仁杲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杲代立偽諡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軍獲俘仁杲必斷舌刈鼻或春斫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樵人畏而不親仁杲多殺人淫略民

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酢注鼻或杙其隱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財略足辨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與諸將素有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塘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衄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杲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慈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暉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暉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城遲明圍合仁杲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及酋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初仁杲隆諸將資且問曰羅暉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暉

健將非急進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杲已敗其將旁公地降詔卽統其兵未幾復叛公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玉取公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大夫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調人急鄉黨稱之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辟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計曰舉暴悍今其兵必來吏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庸能束手以妻子餌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

彭高李密及洛
國讖皆言李氏
口李軌起河西
皆以時在國讖
也此軌初來不
子與同郡安修
仁等防薛舉復
暴能乃執殺隋
良謝統師等稱
源玉亦有河西
五郡之地高
相元年約與同
國秦隴書稱
弟與李密則
弟之大弟也

軌乃為位。改元為樂。趙胡並言。蔡民樂。基侯。西。勞。費。甚。廣。河。右。饑。民。離。怨。不。受。官。爵。滿。漢。討。之。會。於。脩。仁。兄。與。貴。世。長。弟。在。涼。用。為。道。遊。說。與。仁。及。諸。胡。執。軌。于。其。基。河。西。平。此。後。也。不。肯。一。天。子。郡。地。何。物。與。者。與。甘。陳。傅。介。子。紫。立。功。西。域。事。列。年。

涼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為賊何以求濟乎迺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辭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眾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礮礮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辭舉遣使涼州墾書慰結謂軌為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為太子長史曹珍為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

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可乎曹珍曰隋凶英雄焱起號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關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為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管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偽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帝怒曰軌謂朕為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遣初軌以梁碩為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略眾憚之嘗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又軌子冲琰嘗候碩碩不為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齋鳩其家殺之繇是故人稍疑懼不為用有胡巫安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損屬薦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內不附每引結羣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眾乃廷詰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廩以備不虞豈

宜安散患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會修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與兵討擊尚為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民而修仁為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已為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為西帝乎雖唐疆大如我何君無為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

任敢有它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辭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亾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為別修仁執送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亾凡三年詔興貴為右武侯大將軍封梁國公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竝給田宅封六百戶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亾不少感乃蹈抃以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為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

馬邑太守王仁恭授尉私通恭帝見遂殺仁遣使附于突厥取濟陽宮人助

以馬... 立者... 金剛... 遂圍... 爭天下... 取... 俱... 奔... 此... 已... 幸... 情... 乘... 戰... 自... 金... 三... 不... 不... 師... 皆...

去至洛為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為
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
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
眾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于野府君閉倉不卹豈憂百姓意乎以
市怒其軍皆憤怨武周知人已搖因稱疾卧家豪桀往候謁遂椎
牛縱酒大言曰盜賊方起眾又飢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
于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
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
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絕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
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雁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
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其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雁門雁門
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

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眾遂大攻行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
為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為后建元天興衛士楊伏念為左
僕射妹塔苑君璋為內史令初上谷賊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
兒連和刀兒為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餘眾四千保西山
建德招之金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
貴乃拔刀將自刎眾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
得之喜封為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

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
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人寇次黃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
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為賊所執舉軍
沒仲文逃還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
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州遁武

周人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破滄州夏
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武
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栢壁又詔永安王孝基
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
敬德襲破孝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滄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
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王又破卻其軍蒲州降帝幸
蒲津關王自栢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
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饗道驃騎大將軍張
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飢引去王
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介
州官軍迫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
鸞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孫秦武通爲南軍旣戰小卻王以精騎
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
兵遂復介州武周引騎五百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
拒衆不爲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
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
起兵六年而滅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煮鹽爲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末依
河間賊格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
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
餘人亾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
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開
道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
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

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為兄弟封齊王開道引眾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眾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詔以為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為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畱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眾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騷然罹患頡利以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眾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

為養子衛閤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偽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閤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既暝金樹以其徒謀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閤諸養子將搏戰亡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為媯州詔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蒲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計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盜後事李密為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

高平云黑闥
定建德時將
公也建德既
下散在民間
更不可得
等故在幽州
為上臣微
時黑闥屏居
南檀薊流

之遂殺牛聚
衆於漳南
與李勣合兵
之皆為敗兵
勢大振陷定
州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李勣於洛水

黑闥獻之建德用為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彊武多徂
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
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為神勇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
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
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
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
安公主皆厚遣還之今唐得夏王即加害我不以餘生為王復讎
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
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
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王今欲收夏王亾衆集大事非其人
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
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執討擊元祥等皆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與高祖相

敗死收其器械有衆千人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浸盛乃設壇
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自稱大將軍留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
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園朗亦相連
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往殺令尉附
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
走洛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挺身免乃以王琮為中書
令劉斌為中書侍郎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侯斤宋邪那率
騎從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
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為左僕射董
康買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左領軍王小胡為右領軍召建德僚屬
悉復用之都洛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
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取洛水使總管羅士信守

之黑闥攻陷洛水士信死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洛水上流敕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陽王道玄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逸歸是河北復叛歸賊黑闥仍都洛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擊之不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

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亾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徐園朗者兖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東平授兖州總管魯郡公高祖遣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園朗執彥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桀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園

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園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園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即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曰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園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為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園朗園朗數敗總管任瓌遂圍兗州降者爭踰城園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為野人所殺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 終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 終

唐書八十六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唐書八十七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文帝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為王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眾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即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眾以從公哉即募兵數千揚言跡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川賊沈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其下曰岳陽豪桀將推我為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獨完

材下育反 廟門係蔡 尉西括反 扶也

范禹祖曰蕭銑 在梁子不屯難 之也民思其 能國隋亂保 荆楚以渡不 之業雖僭大 非名之教臣 方師伐而取 地孰其主宜 不悉國守而 完府庫在國 而歸之為 乃初割據 錢不無罪 祖孫淫刑 胡政也曰 裴兵擊蕭 未平也也 蕭銑有平時 高保誰不 今於海內 鏡又梁一苗

乎... 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羣盜誰敢

不從衆悅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銑
用爲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
德基郭華率彊姓數百迎謁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
起我最先附勳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爲我下不如殺德
基質其人獨挾梁主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詣中軍白銑銑驚
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矣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
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
誅無以爲政且凶賊與其處必爲亂銑因斬柳生於是築壇城南
柴上帝自稱梁玉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
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諡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
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玄徹燕王萬瓚

師臨境銑兵未... 出降夫豈世... 其人以乎... 武王下車... 必... 珍... 景... 都... 是... 不... 府...

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銑不能克及
隋亾乃與寧長真等率嶺南州縣降於銑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
將蘇胡兒拔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
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復園廟
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掌機密遣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士死過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
斬僞東平王閼提諸將擅兵橫恣銑恐寢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
以黜其權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怨之謀作亂事泄被誅景
珍方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舉地降
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獨不見乎奈
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殺之銑進繡爲尚書令繡
恃功亦驕蹇銑又誅之銑性外寬內忌疾勝已者於是大臣舊將

任職之請必越
郡王者恭取鏡
十策靖統十德
自其後亦不
下乘江水方張
直抵江陵殺
斬艦于江中
最拔兵銳遂
出降父事說
孝恭以止殺掠
李靖禁將家
成王不之師
也於靖又不
高祖之隱人
如斬之為民
清而多因伐
初遂而陰動
初殺之德情
杖奏請免之
成南國之動
樂死名教

皆疑間多叛去，銑不能禁。由此愈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兵。圖銑偽將周法明以四州降，即詔為黃州總管。趨夏口道，攻安州。克之，偽將雷長穎以魯山降。銑乃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鬪艦千艘，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偽江州將蓋彥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初銑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陣者皆慟，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總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遂。款銑

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為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

滅凡五年。王老慶云：唐高祖于寶運地蓋銑皆謀之，而獨赦一負主銑君。王世充失刑莫大焉。若銑初兵之與，其力未屈而即降，尤可矜。段使以命位受之，亦未為過。乃于京師說世充亂俗去，匪人可必說。又曰：銑其力未屈而即降，尤可矜。段使以命位受之，亦未為過。乃于京師說世充亂俗去，匪人可必說。又曰：銑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

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

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偽辯易窮。卒

以殊死，高祖聖矣哉。自崇曰：銑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降，可免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兵

寢盛，自號總管。以公祏為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祏以

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眾十倍。銑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

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郤者斬。」公祏以眾殿，俄而子通方

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公祏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

衆數千，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陰解其柄。公祐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毅，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祐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誡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祐爲變。」後左游仙說公祐反，會雄誕以疾卧家，公祐奪其兵，給言伏威移書令舉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卽陳故宮都之，殺王雄誕，署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繇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龍龕遂據揚

州。公祐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丹陽，公祐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僞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祐棄妻子，斬闕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始，公祐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祐死凡十三年。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土屬，姓數千家，遠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字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

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殷莘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官儀頗用陳氏故事法興自意南方諸城可攻而平專事威戮下有細過卽誅之絲是將士攜解俄遣子倫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使將蔣元超戰慶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與左右數百投吳郡賊聞人嗣安嗣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悔將殺孝辯趨會稽爲所覺懼自沉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滅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斑白負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賙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間鄉人有陷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

是時羣盜暴忍獨子通仁愛歸者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渡淮與杜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信號楚王宇文化及殺煬帝以右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卽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綸屯楊子間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卽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爲化及守丹楊卽以衆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尚書左僕射又敗法興兵遂取晉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殷莘爲太常卿司禮樂繇是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祏拔丹楊進屯溧水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

地俄東走太湖哀散兵二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東
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
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傅城子通窮乃降伏
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予頗
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
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亾及藍田爲關吏所獲竝伏誅方子
通等僭盛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楚間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爲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亾命去爲
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屠竟陵沔陽轉剽山
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僭號楚帝建元爲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末與
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寇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
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燬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

以劫爲資於是人大餒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蒸食之戒
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佗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
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
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俄而諸城
懼皆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旁郡響起戰淮源粲
大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
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贈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
糟豚確恚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乎粲懼收確于坐
并從者數十悉饗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
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爲盜師乞自號元興
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治書侍

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弘收其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爲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爲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桀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亾卒稍歸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誘潰亾謀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弘死其黨乃解

張善安兖州方與人年十七亾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之反襲士弘焚其郛

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誑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鬪其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稱不與公祏謀高祖赦之公祏破得其書遂伏誅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大

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猪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張舉劉旻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繇幽州道合竇建德自滏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勁兵萬騎

赴之先是稽胡大師劉仝成以衆附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窺渭橋後突厥政亂太宗以師都寢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撓出輕騎蹂其稼城中飢虛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將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蘭表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併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始師都據郡時劉季真郭子和者亦俱起子和自有傳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

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桀一朝號召十萬眾可得也加
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
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
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
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
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健馬彊宮庫饒豐大事可
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賢豪輩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
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偽為詔發
太原西河雁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為兵期歲盡集涿郡
以伐遼繇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
制於人乎唐公名於圖讖聞天下尚可怙怙以待禍哉又宵寂曰
公為監以宮人侍宮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

怙他類反服也靜也

即委文靜長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作符敕發官
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書詣
畱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
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畱守唯唐公得觀公驚曰
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
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司馬
文靜勸改旗幟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
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
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
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
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
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

猜倉才反於也

詬苦候反志也切言也

致世之高祖以
能望為及遂何
不度情其甚
上二為不夫惟
身人者多矣又
靜首唱大謀官
不酬數不待亮
竟非太宗不能
力救不敢也高
祖先以斬李
靖既固請兵
差又道上意
裴寂必併太宗
而後之蓋大靜
晉陽引見世
民之時有漢高
祖武之此而未
云歸心高祖
則高祖厚而
世民厚也其
不致力諫為長
也故在世民為
子則弟於不奪
德蕭蕭不修
數批逆鱗使
有究不其責
太宗為父靜者

尚有高世之見
此已與唐世
退避不與深
用心全身何善
也乃性此自
取精毒其才
智雖高而
事淺矣

仲謬案重相
世系表則字
真玄未如
是

績通兵尚數萬欲引而東文靜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
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
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稱各帝
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
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辭舉寇涇州以元帥府
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果平之
復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
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
不平每論政多屢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
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為禳
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
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

官賞等眾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
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
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
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
遂殺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藉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
弓藏果不妄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
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李人編云人臣居功固難然有功之臣而任遇懸隔亦不免微望一微望難以保身况有
妖巫之衆無龍之嘉乎此處須要學問技有和略而負粗險之性且其禍也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

容貌涉知書傳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

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齊州司戶

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畱守太原契分愈密

至捕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

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祖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
大喜日滋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
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即戰場雖
徇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
起寂進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絲五萬段鎧四十萬首大將軍
府建為長史下臨汾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
桀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倚其後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
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
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
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
通自守賊取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
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

倚舉倚云
偏引也

致堂云高祖嘗
對不類無以服人心
義功又稱死罪同建
十世有之不可於其
身而加戮非禮
報已過及此失地
哀師上弟平行
劑而狂於愛狎
專復私君
池于夏大癩

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隋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
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
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
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
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討賊以便宜
決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屯為賊
所博兵大潰死亾略盡寂晝夜馳抵平陽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
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留撫河東寂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
壘相保贅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為賊守
寂攻之復為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帝
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
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

不貲貲財
不少

麟州刺史韋雲起
告寂反按訊無狀
帝謂曰朕有天下
公推轂成之也容
有貳哉所以訊吏
欲天下人信公不

十二年地望則
方武陸時國本
有辭切也

反耳詔三貴妃齋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
王多興細微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婭帝室一
呼唱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官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刀
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又聘其女
為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
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安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
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
亦善乎九年冊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宗
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殿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勲无忌宣力
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
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公勲不稱位徒以恩
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為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

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懼不
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
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
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
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帝曰國家
於寂有恩必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
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
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為殿中監酷吏殺之始高祖論
太原首功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怨二死
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
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
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護驃

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恕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寂戶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暉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顯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第其名總出左方云

趙文恪并州人爲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

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會突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誘市邊馬以備軍劉武周寇太原屬城盡沒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絕齊王使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遁詔下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訶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嘉州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諡曰襄

李高遷歧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統君從下霍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救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沒坐除名徙邊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誼游太

學受書業不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諡曰剛子協字壽善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諡曰威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諡錄今擊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爲天

下僭帝王業也公奇之顧倚親密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從起晉陽錄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州都督諡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木釋不死引爲左親衛建成之讐師立參奉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暉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衛率遷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束帛召入卧內慰勉羅藝反京師震駭詔師立檢校右武侯大將軍勒兵備非常藝平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歧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報卽遣使間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

爲開橋二州又党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倚險自守亦遣說下之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師立以母喪解歧人表留遂不得赴哀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嘗苦邊又阻新附師立討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抵卹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諡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爲最厚兵將起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軸舒藏由見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遷太府封葛國公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

入賈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爲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從子思禮武后時爲箕州刺史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爲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君臣思禮因以術眩衆見者必曰當三品使嗜進者充望然後云綦連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弛思禮禁使多逮引思禮冀自脫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不寤與衆人斬於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王勳勳兄勔路敬淳等三十餘族竄逐千餘人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文彊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爲奴故九隴事唐公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戰薛仁果劉武周擢累爲右武衛將軍從

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郿國公以本官為苑游將軍貞觀初為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為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

黃帝村來訪漢友近以樊興碑較新舊唐書為詳加十倍唐書有傳事少甚也今此碑內所有而唐書地名本傳半為碑文較注云碑中亦有十百餘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為隋驍果兵與武達至長春宮

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為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

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鬪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暉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邾國公卒追改

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任至太子賓客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為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

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為割利特勒義兵起以郡降

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辭舉請突厥兵南

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

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

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方戰破賊以功最封郿國公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爲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爲左驍衛將軍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亾失器仗以勲減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畱守京師檢校右武侯將軍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爲隋驍果兵興武達至長春宮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爲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

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鬪薄之張按河潛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暉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邠國公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任至太子賓客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爲割利特勒義兵起以郡降卽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辭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

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出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賻賜者虜引還授摠官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與突厥爲唇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九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張平高綏州人爲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右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爲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爲將家以財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夫苟勝已必傾心交之襲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珪坐王頗得罪當流安遠爲營

護免後補正平令兵起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從破屈突通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谷渾乃請爲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涼州都督諡曰安追封遂安郡公馬三寶性敏狷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間道走大^太唐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杲與柴

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邪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為公卒諡曰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滂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申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詆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劉裴列傳第十三終

西州中風傳
氏唐國傳

唐書八十八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西州中風傳
氏唐國傳

唐書八十九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眾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武衛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親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

屈突尉
復姓
監古權反

才音蒙
滿鳥孔反
踔數目反

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
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
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
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
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帝
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畱兵圍
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畱鷹揚郎將堯君
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
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
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
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
背二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

王崇云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觀古亂及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京高土也觀如闕形也

如古邪友

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
爲國家受人一乃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爲之感
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畱顯和保
潼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
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
父子今則讐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
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
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
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前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
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
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
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

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
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
行王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
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
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為
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
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為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
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
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
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
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
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

子來調其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
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為
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
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
厥敬德合餘眾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
相舉地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
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
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
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
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
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

李人風云敬德
馳勇夫人知
術則不可測然
惟將因而欲殺
則世民乃知
用之矣蓋敬
德死時結而用
之則感激自深
又引卧內以示
不疑又欲贈金
而聽其去將故
望德無事遂有
出而敬德已入
度內云必欲去
者非却也丈夫
意氣相期不
必有嫌疑顧

唐書卷八十九

猜倉才友
將也

尋姓相名
劉武周將

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
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取賜金
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
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
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廢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
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
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
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
又破徐園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
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
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
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

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許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
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
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
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
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
凶不能交手蒙戮死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存今敗矣
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
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
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
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
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
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

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鬪。敬德請帝手詔詣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粹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

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策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泐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

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遷累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

北方霜旱粟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改鄒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悱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交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

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鸞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媪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

殿志之墓
碑石奉云
圖形於載
武閣與史
及他書所
傳互矣

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
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
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
大將軍襄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
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
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
驍衛大將軍郟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
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兵部
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竝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
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
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鑿隋戎州刺

神修史不記
武周二年內
侍郎儉
武周又承
考其及相
懷恩侍
史侍郎又
省志云武
年段內省
中書省內
令甲志念
儉在武周
則弟止是
侍郎未合

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儉爽邁少
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
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
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
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及
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帥為相國府
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
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
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為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
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
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
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

趙德久云儉字

茂約而唐傳云

字茂系又勇

尚識尚豫章公

三而唐書于

儉傳云名善識

子公主傳云名

茂識皆其差

儉曾孫追出

距儉之歿雖已

遠然至于名字

皆不應有誤

可以為據也

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
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
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亾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
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
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為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
郎莒國公仍為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
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
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為民
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
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
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
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居

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為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
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襄少子觀為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駿娶太平
公主女擢累殿中監駿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字茂彝仕隋為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
馳獵藏亾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大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
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
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
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德
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
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

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子祛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為詩負才無所口出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為副歷晉絳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與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為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為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資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為秦王所識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椎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為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眾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為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

趙明誠云以碑考史多不合碑云公諱某字志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史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郭平而史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致曰史亦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國形

及諸書切臣國

飛皆云後烟周

余初得河周元

王碑云國形戰

之意謂凌烟

之名載武後

之今斯碑亦

同姓後知前

之不謬

上海書局

徐太宗與公卿

得太上皇於

武殿置酒

之夜方散

有差明日復

酒凌烟因殆

戰凌烟相接

故段志立碑亦

云國形戰

也

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

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納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

牧馬逗畱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

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

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

夫何以加改封褒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

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及

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楊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壯肅三世

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齷齪小行節

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劔

南節度韋臯臯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

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為韋貫之苛詆偃蹇不得進貫

之罷引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

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

年自表還政授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諳蜀利病大

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

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蹉祿

來請立石刊誓修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

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大和四年檢校

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為語

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

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

仲沐系亦化各南

唐傳自太和四年

已後至九年也

南詔寇境出回

文昌檄而解去

且南水可見

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驕窳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祕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西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幾之會間不容穽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西川中鳳蜀氏雷開開甫

唐書八十九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西川中鳳蜀氏雷開開甫

唐書九十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貲乏行及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繫歲餘以贖論因亾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卧内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閣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塹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徇扶風衆至六萬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爲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

杲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
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
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
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并鉞將軍會突厥
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
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
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爲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
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爲前軍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
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始弘
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
卽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

北爲鄆人開山涉書工爲尺牘爲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
軍掾從攻西河爲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輔羣盜騫力自張不相
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
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
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櫟乃可圖
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
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時之遂戰折墟爲舉所乘遂大
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杲復爵位兼陝東道
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征劉黑闥
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
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
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仲諤乘折墟城
名也殷開山信
地望表以爲折墟
而薛舉及仁果
則以爲高城未
孰是今以他信
之薛舉自名曰
長安後至仁
果降太宗時
有兵前後凡
載其地名別
於其地也
泰陵之可際見
自高祖初入
寧元年未入
扶以爲秦王
破此第一戰也
見太宗化并
元隆元年六月
柔又寇涇州秦
王西討屯于高
城王臥疾而兵
史劉文靜駁開
山等以兵于高
城爲未而大敗
死者十七大將
容羅睺李好
劉和基皆浸王

折墟於
貞陵

高祖師。未拔高。病死此第三戰也。見高祖宗化。是年。月。辛。巳。未卒。己丑。秦王。復西討。屯于高。城。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擒。管。實。執。及。仁。果。戰。敗。此。第三戰也。見高祖宗化。又與長平王。良。戰于百里。此。而。執。劉。感。此。見高祖宗化。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果。于。水。原。圍。其。城。遂。降。此。第一戰也。見高祖宗化。此。于。戰。地。老。人。名。及。賊。負。粗。布。致。笑。矣。列。文。靜。殿。前。山。之。敗。乃。高。城。也。而。用。山。傳。則。以。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為急變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大將軍府建為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畱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豪桀舉應之政會為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諡曰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為汝州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鏗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後為酷吏陷被誅

為折據候矣。水原之戰。仁果將。宗雅眼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進明而仁果降。而。知基傳乃以為。一。摠管軍皆沒。一。何解。甚乎。此最為大慢也。基。沒。七。高。城。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地。遂。追。奔。逐。此。使。仁。果。不。及。而。降。易。嘗。有。摠。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攷。究。之。故。也。高。城。折。據。皆。城。名。高。城。屬。寧。州。平。高。折。據。屬。涇。州。高。城。屬。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于。舛。悞。惟。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一。說。為。謬。最。甚。矣。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潛帥許及劔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木安潛入為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辨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陳君臣大義勸之重榮順服請誅朱致自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為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遂且舍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進尚書左僕射宋全忠謀取徐

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
爲太常卿會王珂王拱爭河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壻
也太原邸吏辭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
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
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冤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搏以吏部輔政徙兵
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畱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
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扁亾吏
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
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絺置之詰朝羣宰卽庖取刀一人不去曰
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亾矣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賈

也陳諸市亾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
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旣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
損

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
嗣襄王煜史館修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
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磎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久其
權於是天子厚禮磎昭緯懼見奪其謀沮之及磎墨麻出崇魯輒
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爲宰相磎以楊
復恭西門重遂得近職奈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尚忍蹈
覆轍乎磎由是不得相磎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爲山南楊守亮詆
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與復
恭相親厚繩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妖

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爲朱攷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陝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遡江

與開州賊蕭闢提略巴蜀紹遣智仁及壻張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仁初以勲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爲人告擿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

威福者彊兵重鎮，媢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賂者，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簡。陪葬秦陵。紹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為虜。所禽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斬州刺史，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為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火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撓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眾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事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邛，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為世充所獲，惡其為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竝領左一馬軍總管，舉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

何諺者，亦化
永徽六年五月
秦末左老衛大
將軍程知節
為蕙山老行
軍大總管，以
代賀魚頭
元年，月辛丑
程知節及賀
魯都歌羅
夏月，我于榆
慕容敗，六月
秦末，程知節
賀魯，于恒
城敗，二年
二月，庚戌，老
衛將軍，蓋完
方，為伊羅
將軍，揭智
我賀魯，十二

月丁巳。植宅方
敗。賀魯于金
牙山。執。於則
也。不顯慶年
自命。植宅方
出。初。是。年。植
矣。今。乃。云。知
也。顯慶二年
為。葛。山。老。癩
皆。以。討。賀。魯
者。侯。也。且。又
信。云。左。領。軍。大
將軍。而。化。云
左。右。衛。大。將
軍。也。又。侯。者

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
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
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
魯。師次沮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
坐免。未幾起為歧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
葬昭陵。子亮尚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
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
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為功。徒死爾。不如疾
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
督府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

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
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
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位。拜左翊衛
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
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兩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
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
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
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既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諡
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為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
邵州。起為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
襄陽郡公。以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為陳定遠。太守。瓌早

事賀魯
顯慶二年

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亾，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畱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亾。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算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跋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水豐

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事與任瓌籌之。旣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千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畱戍永豐倉。高祖卽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至宋州，會徐園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卽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

殺質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為怨已大人，今自為戰矣。園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輔公祐反，詔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公祐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為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判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為親故人，私至負勢，賅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瓌卒時，有司可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為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

免，坐廢為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冑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盛稱和，美帝用為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為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為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為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暉，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荒憬安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甯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遣和明珠、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為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即陳款歸國，而嶺嶠閉，岨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總管，爵譚

也難必作乃
有忠果武勇
之士以救之遠
微諸漢則舞
陽出鴻門之
厄脫高祖繼
統之危近徵
諸唐則行恭
後北印之津
免太宗累死
之計忠勇同
貫一何偉歎
于時世死向
隅為深溝高
壘之計文皇
入敵立摧鋒
陷陣之功無
何諸騎限手
長堤御馬中
于流矢行恭

內下馬拔箭
發行格人力
衛乘輿直
出行陣大呼
雷吼長及雲
飛觀者為之
骨寒向者為
之草靡春是
夫之命輕若
鴻毛救萬垂
之尊急于虎
口論功受賞
我無愧焉自
觀中思念功
臣追琢貞石
其人馬之疾
陵關之前以
勸後人垂之
不朽豈比夫
之銘范蠡

事主見談于
鮮然實乘德
林思賢後留
其虛語者亦
再揚英傑唐
林督云
忠者有勇
者思惟匪期
各陽之壁既
高既崇狂賊
未下肆暴
憑兇北印之
陣戰羅戰
龍聖人輕進
隨陣推鋒飛
矢中馬從雲
美龍致命何
益哉行米
意難之際我

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興
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已
老以穰州其故鄉也令為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
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
而行恭為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羣
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瑒堅守賊食盡無所掠
眾稍散歸行恭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
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眾曰若皆豪桀也何為
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眾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眾與
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
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

生母廢為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高宗
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諡曰襄
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
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邛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
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
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
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為
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勣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槩皆
填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義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
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乎如雷徒行若風揚沙却敵拔箭成功孰為崑山柱天不傾孰為長戈捧日在中策勳勳能受賞增封
無功死理平之世我惟令終青史之工人誰哉司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思之不見則以有石權乎英
及古用

神色由之有勇果之多刀不得其死實有慚德石也雖堅有隙有泐養以旌之垂于無極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西川中鳳園
氏雷而南

唐書九十

溫皇甫二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西川中鳳園
氏雷而南

唐書九十一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為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辭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為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

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為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復為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

此有春宗女帝國
非溫暉也於春宗
女內又有荆山室
六嫁薛伯陽此二
者未知孰是無
乃京國寶婚溫
暉而史誤作伯陽
乎若以為此又詳
稷傳云伯陽後
子為仙源公主
而仙源公主即源
國舊封此又非
暉也乃尚荆山
者即溫暉乎三
者雖不可不推
此必有一悞耳

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稭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有司為構寢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職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引為大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虚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諡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與校

祕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信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辭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卽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廢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師自立德宗患之以割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彊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天子

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爲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爲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橐鞬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爲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庶不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大和二

年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人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

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旣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卽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

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
激兵亂者也以造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緡賞
其兵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畱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
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
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
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
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
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
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
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
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懼服

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
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
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蒲飲狎昵
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
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
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絢方鎮淮南廷筠
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
其齒訴於絢絢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絢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
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
收疾之遂廢卒本名歧字飛卿

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

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助喜歸
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助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
我助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
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
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
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
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涇陽太守治爲天下
良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
孫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秦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
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
下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

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
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
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陰交世充帝
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
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
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
正直爲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
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
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
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
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
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

呂本善前譯此
云以此三事如後
看名色此心
畏此蓋不異
惟此利祿心
初加於上表
此更著有意

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諡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為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

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

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勦力

刷讎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為吾法也欲斬說者眾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為銑所陷

偽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

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竝豫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

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為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

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為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螳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

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

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饜東軍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

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

此審慎也... 王珪駁曰... 李襲志... 城拒盜... 今四海... 乎襲志... 刷讎恥... 吾法也... 偽署工... 志約嶺...

趙明誠云傳載... 襲譽官關其略... 據墓誌云武德初... 拜大僕卿出為潞... 州總管尋徵拜... 太府卿而傳言高... 祖定長安授太府... 少卿者蓋傳誤... 信言襲譽坐私... 憾杖殺者未必... 劉雲慶為民流...

泉州平而暮
不載疑詳也

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亦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亾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略進平長安除相國冑曹參軍長道縣公辭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恐先朝

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辭舉與戰軌敗召暮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築以幹力稱多所資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木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卽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柁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

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葢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邴國公諡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格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寢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咬晦

咬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咬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卽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鬪雞呼之不名也賜宮女殿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咬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咬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

譏

譏短咬任遇大過帝以其藩邸舊思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咬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遊長楊鄠杜間咬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號王邕等鞫問咬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咬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旣卽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攜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咬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安策請抑損

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爲祕書監十年坐洩
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
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傳致較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
年五十親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爲寃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
爲人所譏詆帝後思較舊勲今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
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爲祠享費
子慶初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較甥李林甫爲
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嘗
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閒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
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
修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

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倣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故事太
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
寶中張垆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
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
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
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
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
不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
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
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旣而賊
賊路塞而流品有叙衆乃伏較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

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顥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於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傅仁均撰戊寅歷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狃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

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大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槃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槃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

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鞅黃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亾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趙明誠云爲古名致顏勤禮碑後云案唐書溫大雅字彥和弟彥博字大臨弟大省字彥

將兄弟彥弟一聽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

彥云名倫房之齡云名喬高士產云名儉顏師古云名栢而皆以字以倫喬儉栢皆

無所諱不知何而布行字予按顏之推亦刊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知氏

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名名呼爲字字固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

皆号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亦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向人有称字而不称名者何也師古攷諸典故以称名为是盖必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姓師古既立論以称名为是而乃以字为是殆不可曉也

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西川屯鳳樓
氏書圖周中

唐書九十一

杜張李苑羅三列傳第十七

西川屯鳳樓
氏書圖周中

唐書九十二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祐約勿頸交公祐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算每剽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祐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桀相與與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衆下之江都畱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勒公祐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

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財有衆數百亾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度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利兵械

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窋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畱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旣平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

稜王雄誕知名

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祐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祐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祐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度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亾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

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子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賊江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

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
卽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
輔公祏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
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祏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
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
從公祏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
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
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忠世果
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
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崱賊高祖穆檄招之士
貴卽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

號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
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
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
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本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
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乏
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
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
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
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鄜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
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
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

州保節書及圖
創業幸紀貞觀
六年四月癸酉
靜州山獠反武
術將守李子和
敗之今子和
不貴此事蓋
剛女也。

何修業武世止
於九年今云七年
終是貞觀十年
而脫貞觀三字
也。

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卽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

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亾也今糧盡衆攜不卽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卽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亾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廷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

復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
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饜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
侮景頗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庾盈
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畱守將趙什任賀
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
藝因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
而畱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旣還郡丞出郊謁藝執
之陳兵入什任等懼爭聽命藝卽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
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竝歸附
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曷爲總管藝自
稱幽州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
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爲煬帝發喪二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

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
關中民望所係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
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
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
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
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
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亦辱
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籍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
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卽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
反詭言閱武兵旣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治中趙慈皓出謁遂
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
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卽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

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
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感之詔取致京師嘗
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
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旣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駟僮無行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
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
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
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亾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
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
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
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
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

程大昌云
有逆刺此
吾鄉名也
倒置者也

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
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國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
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
別下轅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
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
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貨皆裂君
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
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盧江王瑗反
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給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詵
畱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
髮出卽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
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

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亾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王黃州杜牧云口之于天也猶君之于民也及至夜則群星耀焉大明也東群鳥散出則為天且謹之而隕之為石也民之戴君也天由是故也故書云庶民惟星漢君之明也則耕田鑿井鼓腹于晦隴間資以而前之為石也與焉不知帝力君之昏也則揭竿脫衣攘臂于草莽中聚材聚之徒皆焉公之号也若器之不備上之命也世之名者蓋鮮也哉在昔隋運將終皇統自紊萬乘老江都之幸六師困瘁京邑李密借號竊據洛倉由是世充建德黑闥武周之輩狐鳴自起蠅止而來肉視倉生幅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唐書九十二

二李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九十三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畱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

趙明誠云集錄謂靖之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世襲刺史後雖不行史宜書而不書者欽也予按新史長孫死忌傳載死忌半世蘇刺者凡西人姓名其存蓋其事已見他傳則于本傳必重載也

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

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陬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

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亾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

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故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亾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

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論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千段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

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劔羽

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容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楊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雀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剖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

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攷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利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觶算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畱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益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絲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

趙德文云按唐史

太宗屬疾出勣

爲曹州都督高

宗立召授檢校洛

州刺史今以碑文

之其除洛州外

在大宗朝高宗

即位授開府儀

同三司爾又新

舊史皆云勣年
二十六而碑云年
七十六碑高宗
自撰其詞書
爵年壽皆可
信不疑也

范為祖曰古
天子建國賜
姓命氏可別
不族於一可
出也自三代
始有去或國
族或地或

勣子孫多
不祖不可廢也
高祖賜勣姓
為劉鄴隨之
而為主人遂以
勣為非其親久
附屬籍或加
于盜賊者於
道族異於勣
宗於則古賜
勣者別之也
賜姓夫私也
夫惟夫私也
以為而強
上讀其下
忘不祖非
為後世法也
了全達原曰
為之交天下
潰而不可在
以爭而勣時
能牙爪出以
天下也年矣
白皇猶多事

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
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
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
印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
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
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
孝恪曰人眾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稱主之敗為已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
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
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益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
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

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為密服縗經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質
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
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
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園帥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園朗復反
詔勣為河南大總管討平之道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
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為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
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
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
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巴合
於是意決靖率眾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
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

而當心動以心
而安厥延隨之
平勳尤用自當
而世主亦為尚
而君子者有以
罪勳也而文皇
尤傾心注勳雖
形骸有為勳
用者此不獨有
損以賜也而況
外者耶。若其
終之之言則心
矣豈於勳猶
遺事而平時
以奇勳耶及
高宗廢后之議
竟去勳力以
致武氏禍天下
此余嘗病之
不果于明後
勳為用固已
當用。以猶有一
日之憂尚多
前功則自可依
奉且得來者
多授以柄則已

以天下方有事
勳猶有能不為
忠死。又惡在
以收其力於此
以勳雖有用於
切而常不可為
臣其其未可知
以愛君也方武氏
之孫必遂言其
忌策更探得
患熱而勳獨起
不預雖其心固
自有存於此
而作才也於勳
曹終無用。假
之乃其力尚何
用。高宜為
矣余讀之其
惜其知人者難
難而人者難
知人又病其使
以者多不心也
也如重言也
至勳。如
竟以兵勳武后

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勳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勳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積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為詹事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

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畱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勳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畱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勳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亭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勳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

時。而。理。後。也。
以。殊。豈。非。天。耶。
乃。名。人。臣。也。六。
不。可。不。知。其。愛。
君。也。

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勅志寧奉册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勅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勅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勅奉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公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賙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勅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勅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

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勸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厯福艾者遺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没士皆爲流涕自是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鑿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勸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

胡致堂云敬業
舉兵直取武后
蓋君廢主欲代
唐室非且行且
機收眾風馳何
憂唐室無主而
地然開三府方

敬業方遂王郎
為結眾出
夫大事豈可
如非已自為
誰以誠應之
旋踵而敗也

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
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
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為阜頂
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眾妾願畱養子者聽餘出之葬
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
勳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配享高宗廟廷季
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
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勳子震嗣終桂州
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州刺史嗣
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
直杜求仁貶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整屋令坐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
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
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
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
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
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為
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為英
公府長史賓王為藝文令前整屋尉魏思溫為軍師旬日兵十餘
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
奉之詭眾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
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

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
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
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
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
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
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
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
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
埽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
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
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
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

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
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居後陣亂
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
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秣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
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
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
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
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
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
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
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

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勤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勩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祿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二李列傳第十八 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唐書九十二

侯張辭列傳第十九

此卷是叛逆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唐書九十四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齋窠，入追及其眾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積鹵二千里。」

此卷是叛逆
貞觀四年十一月
君集為積石道
以字提
相法
也

高昌十四年二月庚辰君集遣使高昌王以獻中書舍人岑文本

是尚十四年三月文未為中書舍人五月辛未相表又云十六年四月辛未書舍人五月辛未

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没罪人不可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

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繫已不免鈇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其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為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

壻質蘭楚石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
爲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
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妻怪
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不從承乾
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
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
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
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
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
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旣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
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

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
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
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
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
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亾命其城山俄檢校
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
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
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
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卽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
夫進封鄆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
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

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
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
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
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
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
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
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床直視無所
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
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
養爲子名慎幾亮子顓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
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
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

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卽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
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
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
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
案之亮譴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
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
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
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
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
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
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卽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

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亾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益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積乃還。與靖會青海，聖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翹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諫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亾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積南，率數百騎爲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

盧祖尚

萬徹下

有萬脩

盛彥師

盧祖尚

改左衛將軍尚丹楊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渚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沟城虜眾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勗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雷為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

據州稱刺史歃血誓眾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希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為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眾

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辭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給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墪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李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實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雁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璠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

久之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

何諫太宗
化貞觀四年三
月甲午李靖傳
突厥頡利可汗
以獻又突厥傳
貞觀八年頡利
死于京師矣今
劉蘭乃謂貞觀
士年頡利尚存
存本國且又考
突厥本傳亦
與頡利急進利
而頡利急進利
可驗其事皆
虛也

王黃州論云
太宗以聖文
神武駕馭
龍心腹推于
人故人不疑矣
嘗謂當于
故人怨矣
至于進功臣
不誅宗室亦

且侯君集之反
也太宗自按之
洎盡得其狀
復謂群臣曰
往者國家未
安君集實展
其力不忍致之
于法吾將乞
其性命公卿
其許我乎豈
非罪者必矣
至是歎君美

州刺史召為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
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
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眾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
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
為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
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
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
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
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
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
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

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
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
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
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
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
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
改葬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辟萬徹與狂豎
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濫君羨之誅
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有陷于
讀唐史

侯張辭列傳第十九

魏州中鳳臺
氏國開南

唐書九十四

高賈列傳第二十

魏州中鳳臺
氏國開南

唐

趙明誠云唐史
与元和姓纂皆
云子高父名勵
而北史作勳今
此碑与此史合
蓋唐史及姓纂
轉寫誤耳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勵樂安王入隋為洮州
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
隸大夫辭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濟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繇是
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
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為
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畱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
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甯長真以
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
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為行軍司馬逆擊破之
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
廉為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无忌密計討定

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
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
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
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
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
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
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
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
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
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
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
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

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卽所舍問之
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
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
分卿置勿言卽從數百騎出長孫无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
臨喪帝猶不許无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
都督諡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舉往祭帝自爲
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卽位加贈太尉配
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
不焚橐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
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
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
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貨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等

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

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鄴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恥焉目爲勲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之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

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戶部尚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无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歧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吳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四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閔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亾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

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諡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射衆爲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旣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鄴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旣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

下有不用命卽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旣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後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尚永加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亾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畱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畱守陝護饗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諡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

大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爲歧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旣退入卧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畱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勲於

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諡曰密子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亾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卽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爲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問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韻利詔處其衆河南

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亾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荅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諡曰肅子達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公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

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諡曰安

抗弟璉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璉內憂恐會使者至璉引宴卧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酈王納璉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璉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鍾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畱王孝逸通

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
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
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竝繫獄隋將衛文昇陰
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
挺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
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爲高祖丞相
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爲御史大夫
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常王卿劉祥道爲司
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
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勣職
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
李勣皆爲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

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
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
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幽州都督諡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臣垂榮無
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鑿采與草木
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葉氏避暑錄話云。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而不足。則材能不如氣節。不如學術。不如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願各有偏勝。亦視其可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於是存心。隨而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宗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以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可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